

逸从
家趣王

崔京生 著

废墟拾荒人



牛
太
版
社

崔京生 著
废墟拾荒人

673720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废墟拾荒人/崔京生著. - 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2000
(作家逸趣丛书)

ISBN 7-5006-3917-1

I. 废… II. 崔…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67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
字(2000)第 33442 号

作者 崔京生

策划、组稿 黄宾堂 龙 冬

责任编辑 金小凤

装帧设计 李鸿飞

摄影 杨 弢 崔京生

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址 北京市东四 12 条 21 号

邮政编码 100708

电话 64032266

E-mail: cyph@eastnet.com.cn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

版次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开本 850 × 1092 1/3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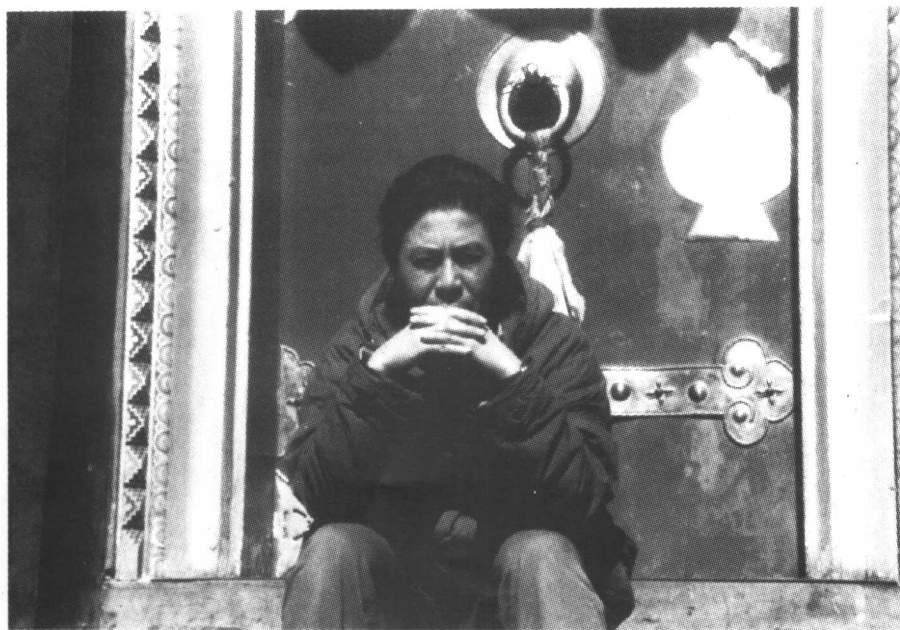
印张 9.25

字数 200 千字

插页 5

印数 1-8,000 册

定价 15.00 元



作者在扎什伦布寺

目 录

1

我的清朝老师

11

成都收藏大学

34

芳踪何处觅

60

因好瓷画

85

一分钱难倒英雄汉

102

雪山飞狐

114

人的心

129

仰望珠穆朗玛

148

红木白木共春秋

164

从古至今

173

淘 玉

181

来自温馨的家园

199

华夏钟痴

231

卖画的故事

244

昨日十万师

249

鄂尔多斯的诱惑

256

周 巷

268

赶集十日谈

289

后 记

我的清朝老师

很多年以前一个冬天的黄昏，我爬出地铁往家里走。当时的大风刮得昏天黑地，太阳仿佛一条紫红色的流云。

从地铁到我家要穿过几条小胡同，其中有一条被开辟成农贸市场。此时临近收市，胡同里一片乱哄哄，裹着大棉袄的农民正扯开嗓子吆喝打发剩菜。我侧顶风走着走着，发现几步远的地方，菜摊与杂货摊之间夹着一个不起眼的小摊儿。摊主是个老头子，面前铺着一条破麻袋，上面摆着些无人问津的旧货，包括一只罐子、一只瓷盘、几块老玉、一副断腿花镜、一摊毛主席像章和一些看不清面目的什么东西。老人蹲缩在那儿，落满土的脸上挂着泪痕。我凑过去，老人抬起脸来。这时，耳边的嘈杂一下子消失，只剩下我和老人，中间隔着的是历史。他脸上似笑非笑了一下，我们相互的注视就跟以前认识似的，我从他的瞳

孔里看见了我，那仿佛是一种命运在昭示。

我们聊的什么已经记不清了。当时我只顾盯着那只青花罐子(如图1)，觉得它挺素雅的，弄回去给我媳妇插花一定效果不错。我在嘴上和老人兜着圈子，捞起罐子问他卖什么价，他回答一百六十块钱，我愣了一下，因为在这个市场上，这已经是天价了。漫天要价，就地还钱，这点俗理我还懂，于是拦腰一刀，问他八十卖不卖。老人不动声色地笑笑，表示不同意。按规矩此时我应该起身走人，等着他往回叫我，我们在幅度不大的讨价还价之后就可以成交了。当时我完全是照规矩做的，还装出很懂行的样子给了老人一个冷脸儿。

可老人根本没理我这茬儿。

我穿过市场，一步步向家走时眼前却不断出现着那只罐子。此时它已被我美化到精美绝伦的地步。我脚下犹豫不决，想回去，老人的傲慢又动摇着回去的决心。我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情迈进家门。



(图1)

然而，心里的矛盾却没化解；非但没有化解，随着四肢渐渐暖和过来，变得烦躁不安，不断地起身踱到窗前，望着外面快速沉沦的天空。我仿佛看见老人正收起摊子准备离去，那只青花罐子被放回麻袋里，我的心随着老人的动作刺一下，几乎是蹿起来，跑出家门。我想说明一点的是，我的工资收入并不高，如果要让老头子得了惩，就意味着近期又得精打细算了。

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牵着我的脚。

农贸市场已然行人疏寥。我走在昏黄的路灯下时，心里在不断的懊悔。突然间，我的眼睛一亮，差点叫出声，只见一片空地上，老人和他的小摊依然端正正地在那儿。

老人拿眼角瞥着我，点了点头。我后悔手里少了点什么道具，来掩饰一下自己的心里活动。我问他怎么还不下班，他说他卖的东西比萝卜白菜耐放，所以多搁些时候也不会烂，更不会落价。我蹲下身，并没有拿起青花罐子，而是随手拣来拣去，嘴里东扯葫芦西扯瓢，慢慢朝目标迂回。老人对此的反应是根本置之不理。我问他天天在这里摆摊儿吗，我这样问是透着我就住在附近，暗示他别蒙我。他说他天天都来。我又关心他说风这么大应该多穿点衣裳，他说他腰里焐着电热器呢。这样，我只好重提罐子的价格是否有所商量的了。他还是那样，摇了摇头。这使我非常尴尬。他看着我捧着罐子看来看去，仿佛对我的返回无所谓。我却是越看越喜欢，爱不释手了。偶然间我听见他说，这是真正乾隆年间的东西。

这话随风刮走。

却像拳头一样击中我。因为我对古玩一无所知，所以也就无法断定这只罐子的真正价值。但我像所有的假行家一样，缓缓地转动罐子，用质疑的语气问道：“是真的吗？”

老人没回答我，显然他不希望我是个无赖。

沉默中，他粗糙的手指伸到我面前，点着罐子上美丽的花纹，说：“仔细瞅瞅吧，芦花和水藻都是手绘的，笔触都在呢。”

我借助路灯定睛细看，果然罐子上的图案有点像水草，并且找到了毛笔描绘的痕迹。

“给你个放大镜，看看是不是苏雷麻青的。你也知道真正的苏雷麻青‘三代’时候就使光了，‘三代’以后统统杂料代替，再也见不到这么地道的成色了。”放大镜带着老人的体温放在我的手里，变成了我一件最佳道具，我的眼前出现的只是一大片蠕动的污渍和癍痕，再无它物。这一点，老人肯定看在眼里，心中明镜高悬。何谓“苏雷麻青”，我又是一无所知。后来，每当我回忆起这一幕，就会蒙受羞辱，同时感谢上苍派来这样一位宽厚的引路高师。

老人并没戳穿我，或许他在这个世界上遇到过太多像我这样的家伙了，或许他在寒风中熬得太久亟需要做成一把买卖，他继续用淳淳善诱的语气说：“你可以别想它值多少，只要想想乾隆到今天已经过去多少年？”

我就在心里算多少年。

“你就按一天交几分钱计算，来交给我它的保管费，算算该交多少钱？”一阵大风刮来，使得我们的



(图2)

交谈变得有些虚幻。“你再瞅瞅这东西，一点毛病没有，哪怕掉一个茬儿都算有残，你说我该不该开你这个价？这个价开的高不高？”

我不敢从放大镜上抬起脸，生怕再次看见老人的目光，后来我说：“这么着吧，再给你加二十块钱，凑个整。”说的同时，指点着罐子上的污迹给他看。可他说有的人还希望上边有“年份”呢，如果我不喜欢年份，回家可以洗掉，保证洗完了以后，比现在市场上卖的新东西还鲜灵。我知道了这叫年份，又不敢多嘴了。

老人始终坚持着他的岁月保管费理论，几次让我放下罐子走人。他越是这么说，我就越没办法走开，觉得这罐子就是个稀世珍宝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我开始把价从一百涨到一百一、一百二、一百三……到一百五时，老人也许被我的精神打动了，批准我交

钱拿罐子走人。

我当时的心情，就如同从故宫金銮殿里偷走一块玉玺，脚底下腾腾腾腾，轻抬慢放，专拣着平整的地方，一路上小心翼翼到家。开门前，先将罐子撂在地上，撂稳了才敢撒手，开了门再捧起来贴胸口护着，进了家门直奔水龙头，父母招呼吃饭的声音权当没听见。

这时，我才发现洗干净这只罐子并非那么简单。上面的污渍，特别是罐子里结的厚厚一层硬痂，必须用肥皂水泡，再用去污粉反复擦，才能有所收效。我窝在卫生间里折腾了一个多小时，才总算清除了“年份”，创造出一只可供插花的花瓶。然后，我把它束之高阁，端着饭碗退到远处端详。一顿饭吃的什么，全然不知。整个晚上我都是这样，变成一个呆子什么事也不做，瞪大眼睛守着罐子，一直守到上床睡觉。

半夜醒来，第一件事还是睁开眼看罐子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受，当你在不同的时间，不同的光线下欣赏它时，便会获得完全不同的艺术感受，甚至产生此一罐非彼一罐的幻觉。它忽而若一剪蓝印花布，宁静素雅；忽而又若一汪湛蓝海水，在灯光下盈盈流动；凝眸久了，那些错落有致的花纹仿佛活起来，在随着窗缝进来的风翩翩拂动。我当时的素养，只会对自己说：行，这钱花得值了。

熄灯躺下，半天还美滋滋地睡不着。脑子里，罐子的旁边又多了一件东西，那是一只瓷盘，在老人的麻袋上，它紧挨着罐子，盘底部烧有“成化年制”四个青花字。算起来“成化”较“乾隆”更为久远，那

么，是不是保管费收得更应该多些呢。我还在想，盘子与罐子虽然都是瓷器，却不是一样的东西，老头会不会敲竹杠呢。经常看见报刊上报道打击非法文物走私的消息，说什么一件哪朝哪代的文物价值连城，是研究当时历史的惟一见证。成化年距今已四五百年，这盘子是不是也属于存世稀少那一类呢，如果是的话，我不是就发了吗。似睡非睡之间想来想去，一直盼望着天快点亮，好能再次去找老人，同时也在默默祈祷，上帝保佑千万别让持我这种想法的别人抢先买走盘子。

当时我在写一部长篇小说，可以说生活得挺有规律，心情也平静，但是自从一罐在手，就再也无心伏案。起床以后，饭也不吃，直奔农贸市场。

早市的地面结了一层冰，卖菜和买菜的人都缩着身子呈半醒半睡状。我找到老地方，看见老人换成一个流清汤儿大鼻涕的村姑，她见我这样热切的扑向她卖的水萝卜，立刻拣了两个大个儿的递过来。我一激动话都说不好了，说了半天，村姑对“卖破烂的老头”仍然一无所知，我只好自己在市场上寻找。结果，我绕市场足足转了仨圈儿，日头老高了也没见着老人影子，只好悻悻而返。

整个上午我都变成热锅上的蚂蚁，虽然面对稿纸，却是只字没写。熬到中午，我又奔了农贸市场。

这次，村姑变成了卖烤羊腿的小伙子。我又跟小伙子打听“卖破烂的老头”，他仍然是一问三不知。这下，我倒是慌了，这老人会不会就此消失了呢。

黄昏是我最后的希望，我已经有些犹豫这么冷的

天还要不要再去，后来还是去了。这回，老人没有让我失望。他听了我的遭遇后，告诉我他每天要赶两个集，一个是体育馆的早集，还有一个就是这里。他脸上依然是那种琢磨不透的表情，老道得令人生畏。结果是，我用我的极端热情，他用他的一贯淡漠，顺利谈成这笔买卖。我的两张五十元人民币成了他的囊中之物，他的大明成化年瓷盘实实在在地落进我的怀抱。

回到家里，我依旧用老办法，洗出一个晶莹剔透的新盘子。然后，把我的想象变成现实，让它与罐子比肩而立，构成一组优雅古典的崔氏造型。

有一种感觉是许多人常有的，那就是当对一件事刚入门的时候，会有超常的投入热情。

翌日，一颗心就像是被老人在手里牵着，下午两点准时跑到市场。果然，老人又在那里独钓寒江雪。这一回，昨个儿摆盘子的地方竖起一只青花束腰瓷瓶，与我前日买的罐子风格迥异。老人用他那灰色的大指甲盖儿铛铛地弹响瓷瓶叫我听，以示瓶子没有裂纹，并且告诉我这是一只嘉道年的东西。嘉道何年，我又懵懂了。回家一查《辞海》，再一琢磨，方悟出此乃嘉庆与道光两个年号简化组合，组合的道理，大概是那一时期的制瓷风格变化不大。老人诡秘地眨动眼角，让我辨认瓶子上缠枝莲花纹和双喜字，这一当时中国制瓷工艺的代表图案，并教我看瓶子底部芒圈和胎质，使我轻而易举地学会了鉴定嘉道瓷器特征。这些零碎的常识经过消化，很快就成了我入门收藏的基础。

“这么说，这一件要比那两件更贵了？”我这样问时，差不多已经在掏钱了。

“别的不说，您条条这个儿吧，是不是大好多，就这分量也该多值几个子儿对不对？”

这件东西在我眼里确实比那两件重实。在当时，我也确实不懂古董并不是论个儿卖的，心中澎湃的完全是幸运的激浪。

这一回，我们俩掉换了角色，我正要答应他的开价，他却主动杀价一半，一百二十元就成了交。当然，这之前我又一次说了不少外行话和虚伪套词，让他大大窃喜。我这样回忆，是因为没过多久，我对这门学问有了一些认识以后，就领教了古玩市场上的残酷无情。我所醉心的这“三大件”不过是一些晚清年代的日常家用，它们的真实面目和合理市价应该是这样：

藻草纹罐本应有盖，也不知是老人保管不妥给砸了，还是故意藏下另行出售，反正没有连罐子一起卖给我，它在当时的市价应该为四十元人民币。

带成化年款的盘子，则有着它提起来就掉价的专业名称：清仿明。也可以说是近代瓷器家族里的试管



(图3)

婴儿，当时市价应在五十元上下。

而掂上去分量最重的那个家伙，它的学名应该叫“将军罐”，可惜也是个无首将军，头盔不知埋于何方沙场。当时市价，就算老人拦腰砍去一半开价，也还有着大赚头。

光阴荏苒，我却对此毫无悔意。原因是，我始终把它们仨看作是我古董专业课堂上的启蒙课程，并且为能遇到这样三位“民办老师”而感到庆幸。

后来，我又在别处零零星星买了几件古玩，对于其中一件明代罐子我始终有些吃不准，于是在一天里我就带着去找老人。他可以说拿过来看都没看就说是假的，并说是刚出窑的，让我摸摸说还烫手呢。我问他凭什么如此断言，他把罐子侧对着午后的斜阳，让我看表面的反射光，告诉我如果是一件年代久了的瓷器，它的光应该是柔和含蓄的，而新活儿上面的光浮躁刺眼，特别的贼亮。

那次北京之行很快就结束，我也就返回上海。从此以后，竟再也没有见到过老人，他姓氏名谁，家住何方，到底是个什么人物，我一概不晓。他到哪里去了呢？我曾到许多古玩市场上寻找过他，但结果是，老人来若浮云，去若八仙，直到今天，仍未死心。但有一点我心里很清楚，老人以他那特有的处世气度，教我学会应该如何去对待收藏，使我后来闯荡江湖时受益匪浅。

有时我会恍惚觉得，老人是上苍派下来的引路使者。

成都收藏大学

全国大学一览表中无此大学，它是我一个人的大学。

那个冬天我应小扬之邀赴成都，拍摄一部反映武警部队高原生活的电视剧。我们浪费了一年的时间，累得够呛，结果电视剧却因为滑稽可笑的原因无法在电视台播放。

确切地说，我从成都运回的几个大箱子里装着这样一堆玩艺：有邛崃窑瓷器、青海陶罐、明清时代的各种瓷器、汉代的青瓷酒器、东晋的食器、宋代哥窑和砚台、西藏的唐卡、藏经板、金刚砖雕、酥油灯、盘羊头、牦牛尾、甘肃民间刺绣、尼泊尔黄铜祭器等，加起来足足四大木箱子，就是武警部队贮存被服的那种特大号木箱。为了躲避交通关卡检查，他们还动用警车一路鸣笛将我送进火车软卧车厢。告别可爱的警察所导致的恶果是，在上海火车站即遭扣押，重